



1 5  
門 20  
籍 570  
卷 7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  
 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  
 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  
 縱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縱百萬原注孟康曰  
縱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  
 由園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  
 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疑鎮荆  
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

錢優評解一百優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  
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  
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  
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  
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  
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  
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  
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  
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  
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

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  
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  
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內輪市易  
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  
之也物不時得資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  
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有官輸其物京師  
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  
郡國之官何其賤京師之官何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  
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  
騰踊尚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其間一絲一粒一瓦  
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  
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發下以抵當法貨之而責以息民  
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腹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壑矣此三  
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利之壑矣此三  
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因已  
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  
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  
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  
并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

役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諭  
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安國奚不  
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  
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  
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  
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也故蓋子長之志也  
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  
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  
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  
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  
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  
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  
治及紂之身用父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  
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  
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

咎管子曰與天下詞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  
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  
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尙有數十庫者有  
出而已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慮于  
是故百志成若少有一則規向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  
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  
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為曰用夫生與  
為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而不過董其綱  
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為計合三十  
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  
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  
往古承平之節餘每以乏財為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  
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  
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  
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國以前征追亦止  
以八九分為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  
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

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  
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  
足供所出以則所入無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  
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身荷  
雖其厚恩至重而臣等之計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  
者固不能重息也而後之俸散遣漢軍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  
以充公費三有天下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  
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  
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  
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  
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  
不足居分而食男四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  
昌視順治之時蓋一滿洲蒙古漢軍各有一百五十萬之內  
已十不五之且仰給于官而巳局于五百里之內而  
不使出則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開散及  
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小  
泉肥美之地近日常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小  
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

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  
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  
住其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  
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  
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靡費莫若  
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合其陸續前往此安  
頓滿洲開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力願出者為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  
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  
之俸銀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之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  
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之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  
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所將此一年以後國帑亦可節省無  
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年而後國帑亦可節省無  
細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不至大  
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康熙年間法下  
之大利其在此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下  
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  
釐上蒙蔽勒索則與為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  
未戢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除而清之

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  
妄取上可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  
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  
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  
操內部分給幕客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  
養廉除分給幕客外無餘剩每地方資事上接無餘剩  
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資事上接無餘剩  
役捐已資既苦貧寔請公帑實非容易是督撫止題調  
屬員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其與利除弊也州縣引料  
案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其與利除弊也州縣引料  
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  
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  
比谷省水道從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漑田六萬  
頃今湮塞不及既無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  
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  
時價不得平賤糶則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  
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  
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詘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弊  
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  
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  
勢無可改惟有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  
乏之忠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

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  
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當借給孤貧之當贍河  
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孤貧之當贍河  
梁公解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當借給孤貧之當贍河  
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  
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其  
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而協濟之其  
切核則經費充裕節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而協濟之其  
疑復採買則費充裕節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而協濟之其  
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最良法前  
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值各俱有荒歉賑貸最良法前  
或銀粟穀收或豐收本平之值各俱有荒歉賑貸最良法前  
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色歛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  
官分職以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多暗味不敢自欺  
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善理財  
正項致負百出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  
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  
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  
費有資則教化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以永行而風俗  
力裕則教化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以永行而風俗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

皇朝一

五

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

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舊唐書裴瑄傳新唐書食貨志

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

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

長吏竝同枉法計賦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

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

占留原注宋史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

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

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

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

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

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為

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

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

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

司既困楊氏曰兩司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

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

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

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

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

之制也王士性廣志釋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

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

原注銀兩之數

卽成都重慶

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

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噶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歷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爲



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  
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尙  
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  
財止有此數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日擊時艱忍  
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  
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  
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  
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  
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  
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  
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

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  
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  
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  
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  
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  
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  
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翫法徇私必須殫  
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  
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  
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  
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

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逆瑞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天子之經費當古者湯沐之費以屏有司不如此不足窺貪墨而養其廉也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戶部其後裴洎又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筦于上不復分別備上供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  
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推  
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竝罷之夫酒  
推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  
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  
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  
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竝免當  
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  
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  
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闕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  
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

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  
于賞賜有功竝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  
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  
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  
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  
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  
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  
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  
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  
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

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似為顧作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

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

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數多軍需不<sub>原注十五年</sub>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歷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宇文章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

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  
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  
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  
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  
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  
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  
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  
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  
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  
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  
二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誠人臣以喪其軀

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子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  
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  
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  
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  
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  
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邁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邁史  
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  
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  
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

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以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為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

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暝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

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

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

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

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

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

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

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

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

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

俸食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

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

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

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

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

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

官之俸皇甫鏐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

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

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

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

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

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

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

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

原注晉書本傳阮長之

之芒種前一日去官

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

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

原注品如正一品正

二品從如從

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幸

西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

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

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

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

者食祿百石名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

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

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

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

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常苦不給頃奉朝廷特

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仰見體羣臣之厚意

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

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與廉教忠之道哉汝成案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尙

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

五貫以十分為率七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

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

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

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

原注永樂二十

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

旗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

有家屬者米各四斗無家屬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

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

義等言乃作十五貫

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

日釋十二

十五



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準米價原注已上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

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

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

增十貫為二十五貫十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

景泰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

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

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

戶部裁省定為十五貫至是尚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

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

一二錢甚至積之布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

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成化七

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

石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

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

積綿布以時估計之濶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

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

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

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一匹時估不

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

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為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

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

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

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

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

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

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

原注伍伯

卽今號雜職行杖者

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

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

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

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晚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尙有崇

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

原注實錄天啟初

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猷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二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解舍之爲唐舊剏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

原注說苑

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阨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占人所以自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下陳靈之亡白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  
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  
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  
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  
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  
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  
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

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  
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  
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  
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  
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恩民鮮侯甸之  
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  
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  
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  
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  
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原注唐王維詩云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

槐陰陰到潼關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

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

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舊唐書吳

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

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

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然則今日之官其

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蒲津太石柱之梁

四原注維則天津水木柱之梁三原注皆渭水便橋巨梁

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原注此舉京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

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

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

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

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

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

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五官司修造渡船以

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

人財物深為民害乞敕巡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

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

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

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

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為會稽

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

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

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

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

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耶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行

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

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

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

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

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

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雖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

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

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

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

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

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卽一二舉貢  
與白糧解月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  
原注鹽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  
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旣興廣行召募雜流  
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填廝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  
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嚙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  
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  
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  
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  
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  
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  
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  
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日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為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竝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原注紀云敞為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

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竝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原注注殿後也謂課居居後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  
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隋煬帝大業  
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攢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  
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  
漢民持鐵尺手櫛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  
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  
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  
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興國  
軍以籍兵器致亂行  
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弛  
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

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及大順帝至元三

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

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

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

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

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

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旣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

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

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

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

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者民自為也其大者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為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寸其為溝畛者八尺而一尺已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塗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為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為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

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為百八十八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七十  
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百七  
力為澮工計深三日而畢矣其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一旬而  
剛矣以爲利一旱歲之中家無飢十分之眾治其溝五官督民  
世之利也百姓力矣夫失業則飢十日失穀則救其溝五官督民  
自爲生人自爲力矣夫失業則飢十日失穀則救其溝五官督民  
歲之生人不治農民莫能爲官也歲之仍飢以殍者此宜其家  
也溝之不治則民莫能爲官也歲之仍飢以殍者此宜其家  
不違蓋萬無大旱則坐視民食之盈細必數年而後見  
國之利病無可爲旱則坐視民食之盈細必數年而後見  
之一死也飢餓聽命于荒善策爲溝洫于荒善策爲溝洫于荒  
救之策也救之策也救之策也救之策也救之策也救之策也  
萬之衆如漢武也然而救荒善策爲溝洫于荒善策爲溝洫于荒  
如王之衆如漢武也然而救荒善策爲溝洫于荒善策爲溝洫于荒  
秋議遣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訪求  
織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爲溝洫必訪求

于鄉耆里長而總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  
縣丞主簿則視而久與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  
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與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  
其功不廢地勢有灼見其可與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  
助其不廢地勢有灼見其可與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  
力春夏作五籍而存于官其冬二旬丞簿親董之令均其  
一視民成者籍而存于官其冬二旬丞簿親董之令均其  
畢焉民成者籍而存于官其冬二旬丞簿親董之令均其  
鄰田不頃聽力而畝聽田二畝以下者貫其力  
畜洩之利兩邑共之則郡守責其兩畝以下者貫其力  
簿于受代之人凡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麥秋收禾  
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麥秋收禾  
中水之入槩得三石而北方種地者不能半麥秋收禾  
爲水土性高燥宜麥穀之種禾稻者不能半麥秋收禾  
北土性高燥宜麥穀之種禾稻者不能半麥秋收禾  
梁麥之性高燥宜麥穀之種禾稻者不能半麥秋收禾  
年規地仿水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田種禾稻者不能半麥秋收禾  
則高地之仿水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田種禾稻者不能半麥秋收禾  
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爲害者必與民利不遣使且溝洫非  
招流戶視其大小功也隨作隨成勿憂其旱之難于慮始  
則隣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旱之難于慮始

日澤三

三

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  
為水猶水田之不可為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產遍植  
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  
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利其何減于東南何則  
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于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  
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膺土脈厚  
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  
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  
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  
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  
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  
日無水故以漕畜之以防止之爲患者十之六也旱之爲  
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  
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  
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用耳今但相其地之所  
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畜水之所疏  
其節闕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  
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漑

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  
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  
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  
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  
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  
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  
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  
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  
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  
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

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  
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  
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闕輔致畝  
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  
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  
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  
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  
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  
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冊府元龜本傳師度旣好溝洫所  
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  
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合

尹也

原注淮南子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

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

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史起進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  
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  
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原注史記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  
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  
豹所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  
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

以防紛爭

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

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日經十二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  
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  
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  
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  
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  
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  
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  
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  
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

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

進朕親閱焉

原注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木式

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

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故  
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  
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  
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  
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納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  
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

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

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

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

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

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

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王申後宣帝地節

元五年王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

帝地節前河又從勃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

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耶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壅塞疆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

論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

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

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

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

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

回東之議源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

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

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

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

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

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

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臣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

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



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

竝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

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

淮是爲曩時河水猶有所緒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

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

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

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

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

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

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

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

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

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

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

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

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

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

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

則掣肘使水有知尙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

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况

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  
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  
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  
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沈氏  
曰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  
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即大關蓋河不芴決  
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  
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  
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  
而決溢之蓄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成  
案二文莊之言自  
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潞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  
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芴而蓄之所  
以節其溢也大野既潞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  
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  
矣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  
勞費無已遂為國家之大患矣河為北條之川由涿水  
大陸播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  
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  
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  
水既為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  
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  
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師季  
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則季馴  
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  
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釀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  
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  
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堤以禦之一朝潰溢  
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

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  
謂之習知播務吾不信也周濟曰禹斯二渠以引其河此  
載地何也曰水者所以為治也善以水性為治者當謹  
高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為安用其  
節而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為安用其  
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為安用其  
士潰矣河至大邳南岸山執必浸淫渙散歸墟不暢下壅  
敗也厥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根土堅實無敗而其要  
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盡蓄全力以歸墟疏為九河所  
以澄之也河者皆以水攻沙是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也夫  
近世言治河者主以水攻沙是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也夫  
不之性固必就下而高下也必水與地而行地者水也  
是故非徒辨地與下而高下也必水與地而行地者水也  
之平海地於河不問地之高下也必水與地而行地者水也  
榻入海輒伏行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夫兩海而力什  
河不存三是以人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夫兩海而力什  
其執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下海則鋪行海而力什  
去執當益遠矣即不能使河水常高下海則鋪行海而力什  
其落前執長落後路短執長則水漸下而不驟即人力當此  
載之高地同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路短則水漸下而不驟即人力當此  
無力所以必為逆河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母帝益廣度

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  
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  
則深淺則怒怒則挾沙多是礙中國之土入海為尖淤也  
廣則淺淺則怒怒則挾沙多是礙中國之土入海為尖淤也  
之下地也此疏為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母與  
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  
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  
隄相去遠矣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  
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濁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  
是因執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  
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壅為平陸後人歎焉  
蹟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  
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偏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  
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  
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  
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  
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

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  
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  
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  
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  
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灤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  
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  
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  
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  
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  
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

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  
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汗池多爲勢家所據  
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自  
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  
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  
山灤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  
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

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

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數百里  
宋史宦者傳梁山灤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  
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  
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  
外有八百里梁山灤可以爲泄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天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眾多之口而創非堂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咨武王之訪首言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

上利二  
三  
鯨也非其人之願為鯨乃國家教之使為鯨也是以水不  
治而彝倫斃也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  
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為漕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  
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尅金錢則  
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  
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  
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  
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

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  
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  
太平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陳鴻博  
曰元明

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安東入海淮為黃所奪流  
不能駛因緒于洪澤湖為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  
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  
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東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  
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  
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無有過之者自國初防海寇  
軼入雲梯關因于關口分列梅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葦  
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  
弱黃緩清口亦日壅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  
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邇年河水漲溢即  
直注洪澤于是以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既不  
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即西  
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  
河醜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

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開  
古黃河于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  
明中葉河水東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道明于濮汜之  
間蘭陽儀封之境尚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泗清口以下  
歸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數倍于禹時乃專  
淮口諸大以爲尾閭其勢奔騰迅激目存昔日之二三如  
一欲河不爲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後可也故  
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發也下流當廣闊海口以  
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相餘里始當廣闊海口  
勢強而衝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地相餘里始當廣闊海口  
于河南山東二省河水分爲支河而安流其地相餘里始  
導其流引濶悍者所分而衝決之患自縮爲大澤疏其淤  
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決之患自縮爲大澤疏其淤  
雖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如東海之鶯游門佃湖之灌湖  
口廟灣之窈港小關之野湖洋鹽城之新洋門佃湖之灌湖  
諸海口並去河不遠引而分注爲力甚易今已淤塞數十  
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無已當盡舉此海口既復而  
里開之難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舉此海口既復而  
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無已當盡舉此海口既復而  
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

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  
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錯當先以  
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北流舊  
蹟尚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  
諸水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流而北河患  
自減矣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北流故道南流而北河患  
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北流故道南流而北河患  
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亦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  
于淮終爲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  
害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  
使之別深其濶不應歸之順其自然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  
廣其身深其濶不應歸之順其自然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  
河也蓋宿遷西境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何亦曰改其  
運北直路馬湖支流爲十字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河入中河  
澗固黃河別由石漢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劉老  
南河身堵築數丈由石漢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劉老  
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入九龍廟之河以  
龍廟至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入九龍廟之河以  
河下流之六塘挑爲一將六塘河下流舊石護湖分爲南股  
河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將六塘河下流舊石護湖分爲南股  
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

歸海最南者即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  
如家集又經河別于淮矣或曰自劉家澗低村是為歷年議走  
史家集又經河別于淮矣或曰自劉家澗低村是為歷年議走  
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澗穆家橋以達大澗  
煙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形高近於石澗穆家橋以達大澗  
關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寬  
石澗湖之為勝也至所謂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  
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所謂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  
大河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  
一里以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開兩城而修之即  
應始於河委之石澗湖夫石澗湖中因有民田四千五百頃固  
甚廣也自為南北股二河其湖底為田與舍也今應將地  
舍復為湖而西自棄地奈何於湖底為田與舍也今應將地  
民舍并北股河西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阜溝北阜溝  
之北股河西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阜溝北阜溝  
近南股者輸其土于南股河身廣矣其下溝沈家集等處以  
為南隄如湖身廣即河身廣矣其下溝沈家集等處以  
里三河間是而湖支河即馬真之九河也合計之應  
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應

患其自石澗湖以西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  
凡河身窄者皆闢之俾如十里八里之數如游之云爾  
不遠于江三汛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不可復知矣今但  
深之法本於大禹濬川之遺制馬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  
用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各于舵後置五尺之版一竟龍搜  
沙鐵為逆鱗版面四隅置鐵索尾各一人守之合  
以足轉放以搜積沙其下帆前兩輪使逆鱗各一人守之合  
海又于海口行不阻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潤  
澤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八人督令為雁行者十艘則一  
武弁督之於秋末三冬及春秋三時督令為雁行者十艘則一  
舟挑沙於河末三冬及春秋三時督令為雁行者十艘則一  
法挑沙於河末三冬及春秋三時督令為雁行者十艘則一  
如是歲行深以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以濟身可厚舊隄  
無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策也三策相濟為用實萬世  
不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策也三策相濟為用實萬世  
惟不知以湖為田雖無異漲亦遭淹沒安從得國課也且黃  
有無實災及禾稼無一年傷也增費粟給不數萬餘而患既  
息將千餘里禾稼無一年傷也增費粟給不數萬餘而患既  
之蠲賑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或曰棄南策也三策相濟為用實萬世

日釋十二

竟



沙之人與舟費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  
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敷  
於用且既闢之後不必復闢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  
兵丁三萬二千并造船修舟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  
過三萬二千并造船修舟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  
之既效則每年槍修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  
南河庫供薪兵槍修名曰外部撥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  
兩供俸薪兵槍修名曰外部撥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  
額河東餘兩二共七十萬之二俱在六百餘兩皆江  
十萬其省帑又興如也自海口至鞏縣界河道遠費不及  
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為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  
為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湖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  
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甚發時沫陽安東海  
其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為害彌深奈何日如南沂沐  
股河還石獲湖之舊又兼關大河之身則深濬之則雖沂沐  
其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深濬之則雖沂沐  
集北引入港河稍遷河由南居民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  
之利也曰此皆主一大河由南居民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  
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于漕運乎  
曰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障衛汶

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出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  
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干乘故道也明帝  
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  
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  
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  
塘河歸海費帑為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之由六  
塘河歸海費帑為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之由六  
由湖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  
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  
清二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  
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北以淤北河如淺淤之  
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淺淤之  
虞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六無淺淤之  
策欲其有利害無害尤須河委多分汶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淺淤之  
受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策河不必汶水之六無淺淤之  
里東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策河不必汶水之六無淺淤之  
河身非通餘里費帑不貲雖捐恐不足也曰然張秋南也此  
士千四五里外皆闢也於南二岸所開挑之各輪日關  
較見今河底為低以厚隄即北二岸內所開挑之各輪日關  
八里不協力開挑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身已十里  
八百人協力開挑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身已十里  
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其土於隄外植柳雜木數年隄  
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五里兩隄內計五

日學三

早

激洪大之別不何淮河之沿河時厚也者亦法將河不十  
淮澤者利淮特以無即不隄有漲也石日貧不若策與里  
之有竊不沿言事不怨有近日隄工所深處之莫水今  
怒南五嘗特河之治矣不又民先河保穩居植得何良爭  
遏築焉論沿之治矣是治日亦受居河固雖丈宜欲此變  
河高自黃淮之地被其害亦日江北地以果賦三不廣河  
之堰清口合享其利即無使治淮而治無由治矣外於治  
南以防至雲梯築大墩其身爲害不可勝言也而別之  
而使淮之決其東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流以七其  
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流以七其

漲溢巨測也設兩水並強高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  
將化爲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  
爲濁黃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  
淹常之漲沿淮木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壩則衆  
尋浚儀之雖扶溝諸郡邑常爲尾閹前年常開挑大洪  
汝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爲尾閹前年常開挑大洪  
不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未如後之何前年常開挑大洪  
等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濬治未如後之何前年常開挑大洪  
治時秋冬水落州東逼洪濬治未如後之何前年常開挑大洪  
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且延州守城陷水費帑病民無  
有底止得則大墩之故也非有需於夫淮水本非有害也  
而爲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非有需於夫淮水本非有害也  
墩不築高堰合大墩之故也非有需於夫淮水本非有害也  
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淮暢流莫如使淮暢流  
淮故曰病治之源宜治之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也夫  
先於受病之源宜治之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也夫  
以潘季馴東淮不刷沙法爲善錢氏痛由去也汝成案陳氏  
然揆厥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達所以爲不習中機

日譯二

日

宜矣至百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  
祝氏錦中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  
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  
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  
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  
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  
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  
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

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

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

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

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許之偽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

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

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

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

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

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

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原注正義曰殺牲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

婁豬盍歸我艾殺寄殺者謂淫於他室

得母

原注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

威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

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傅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

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汝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

言政事急于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

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

光武有

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

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

子心力之為原注左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

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跡弛之

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

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

皆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

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

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

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

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

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

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周氏曰按晉世

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元為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

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

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

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

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

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為世法貴

戚如樊重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

代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

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  
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嗜術文而求人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  
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  
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嗜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  
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  
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  
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  
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  
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

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  
始宋書言羊原注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原注保曰欲  
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原注元  
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  
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  
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  
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  
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原注鄭  
原注王原注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原注弼何原注晏爲開晉  
之始原注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  
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  
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以至國亡於

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

陸沈其禍與晉等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

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

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為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

尚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尚元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亢未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



賞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  
朝議之所不及鄉評恭議猶足倚以為輕重故雖居偏安  
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  
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寢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  
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細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  
簿蔑視前人于是鬻取宗會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  
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為可歎也門地不復尚  
而名德後人降為卑隸菜傭市儈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  
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息良可痛  
也婚姻不復慎而伉儷失倫涇渭莫辨較量貴財之重輕  
則譚刑之族或不抱布買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  
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布買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  
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迂遂有寡廉鮮恥之輩望  
塵下拜于闔閭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醜  
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  
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  
容而出入化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為砥節奉公甘嘻  
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  
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未流之委靡迴狂瀾于既倒  
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  
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  
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  
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  
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  
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  
李侍郎一人蓋據二帝蒙  
塵之初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  
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  
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鋏異已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

教猥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猥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為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為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空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

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為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

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  
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竄民生  
而已亦不饗其利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此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  
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  
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  
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  
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  
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  
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  
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  
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  
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  
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雖進者君子之事  
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  
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  
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旣顯宜  
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  
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

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奢儉之弊自古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禁浮華一詔日頃者風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衣羅綺始以創出為奇復以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立條式使儉而獲新思蠲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讀書有用為救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政謂三代之法可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耳得者有上之法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

今民間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興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素必不如其奢靡之可樂也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為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為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禮義之可重以其賞罰行焉亦其綦嚴矣而獨于奢儉惇澆之際未嘗有朝廷之賞罰亦其綦嚴矣而獨于奢儉惇澆之際未嘗有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為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有賞罰悍為笑于鄉里而有不問而舉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即以為風俗之淳疵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秀民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舉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

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  
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  
今日之急務何暇為此迂闊愚恐風俗日澆日  
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  
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  
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  
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  
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  
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  
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  
卞壺傳  
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汙淫盜一皆蕩滌

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  
齊梁

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  
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

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  
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  
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  
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且以佐秋官進鄉評  
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  
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  
爲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温嶠爲  
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

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  
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  
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  
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  
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  
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  
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  
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  
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  
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  
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  
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彌教新民  
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  
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  
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  
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  
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  
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  
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  
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  
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上務脩身  
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  
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  
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  
積滂之俗矣楊氏曰三代以下唯  
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  
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  
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  
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  
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  
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  
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  
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  
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  
箠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

原注 逕武后嫌名詔改為制

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

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歃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

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

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

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

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

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

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

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

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

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

程編

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以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為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偽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椽人地運用事清議在下黨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真少而偽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真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為西漢之所讓而成明士氣之盛為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宏優孟陳言始錄  
負薪之允原注公孫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  
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  
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

而饗利者哉以名為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

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

日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

鈞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

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

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巨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以先生之  
號歿者則加以諡如楊  
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  
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  
史郝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陞宣為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  
田數頃依以為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  
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為塵土矣國朝  
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  
故竊以為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  
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  
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  
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  
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閻氏曰今人  
動稱廉恥其  
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  
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  
十君何無恥之其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吾觀三代以  
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  
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  
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  
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  
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  
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  
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  
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  
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  
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  
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  
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日禮將二曰力將三  
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置之武夫皆本於  
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鏤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  
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  
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  
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  
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  
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泌為武靈節度使先是  
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  
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泌貪而無謀先厚遺之  
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  
為患由泌之贖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  
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  
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  
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王宏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

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故聞帝曰我便

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

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

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

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

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日吾等並已

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  
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  
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  
此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  
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  
張僧允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闔人所坐自萬曆季  
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  
文言一人  
為東林諸  
公大玷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  
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休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  
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為輔弼至  
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  
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  
雅蕩播遷之餘而思  
耆俊原注女  
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  
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  
桑中張說論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  
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  
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

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疾與亂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

辱奸輕則招淫

五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楊氏曰顯達之燒塵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元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矣異東坡譏其以艱澁文淺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文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元謂元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為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眾而且力為前洗或謂法言美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大元疾莽而作或辨其無簡公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楊莊投閣皆谷子雲事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

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為十一雄作州箴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為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謚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  
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  
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  
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  
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  
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御史中丞崔寬劔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  
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襪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  
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  
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  
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  
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旣  
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  
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

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  
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  
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  
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  
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  
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

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閻氏曰史稱呂

物為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余所尤異者濂洛關陝  
諸賢皆為所薦周茂叔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其疏其行義  
詔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  
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為邵  
堯夫雖未被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遊為市園  
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近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詆侮  
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  
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  
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舉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  
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跋踏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  
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  
害公若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聞者歎服又曰韓魏公  
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為言帝曰吾  
遣二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潞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  
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為人主之龜鑑矣余  
因思當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斬史志聰當英宗之時韓  
魏公則能竄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為專宰相亦不以為嫌  
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

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原注于文定慎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

小刑名反有疑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賊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甄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旣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厯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欵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

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為厚幸貧窮而為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為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曰按桓即位於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為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即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師古曰

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

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原注師古曰動

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

之象周鼎禱杙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几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

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

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

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

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

削爵遷配驩州原注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

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

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

元禮以字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徒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

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

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

懲戒制可

原注大唐新語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眾下



日將十三  
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

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尙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  
遇稟凶邪之德懷詔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  
嫡寧惟掘壘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躡之釁生爲不忠之  
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  
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  
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  
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  
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  
官及侍衛原注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  
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歲之畫是時壽歲

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  
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欸於峻都其後壽庚  
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歲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  
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  
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  
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  
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  
矣

###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  
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  
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

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李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成世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聞四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微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壁戶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欲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此霍氏之所

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

日之官評其先破之僮約乎梁氏曰覘有家者之興廢當澆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恆與廢相倚短布衣華門蓬戶糟糠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恆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期又曰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爲不自檢括惟日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籌舍人登壘漁利及于市廛舞文行平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擁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

家喬木一旦掃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遺正自無  
涯而蕭相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  
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劔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  
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霓

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  
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

敗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  
士大夫閒情有寄著于簡編禁網所弛不以爲罪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  
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卹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  
條決杖不能援贖雖吞舟有漏未必盡呈爰書而君子懷  
刑豈可自  
拘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  
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

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雜  
大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太祖數涼國公藍王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  
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

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  
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

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主

子方等原注皆  
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原注

師古曰監奴奴之及顯原注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

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

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

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

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

濱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不但招權納賄

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

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閣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

二千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

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

出賃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曰今之

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

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為善訟

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

屬吏也惟盜賊之子乃為罪隸而役于官九職臣妾聚

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

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

為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備僕貨媪

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

食必繫燕游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于工仍坐役僕婦及

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

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則常泰然無

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

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斫兇不能

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

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

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爲然蓋力作之教微惰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閤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溪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其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  
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  
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  
佛寺暢不敢去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  
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  
見馬家宅今作奉  
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  
古巷無人掃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誠園又以馬  
馬燧之第並誤按馬燧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  
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  
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覲務奢豪亭館第舍力  
窮乃止燧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  
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燧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  
燧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燧之山池子弟  
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  
宴於延康里故馬燧池亭自後每逢合節皆然則二馬身  
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燧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王鏐家  
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木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穆改父遺表匿所獻家  
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喪度諫而止穆後為德  
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  
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穆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  
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  
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 召殺

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環多圃士俗秦晉儻曾吳越割詭凡有誤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媮惰機警見黜上聖尚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為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廢攷證精而氣節衰翰操鯨詞皆指擊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雖云浩博奚補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剛復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映淵雲甫自奚能敵彼微言說既僂僂義復抓覘或以土羹木載託為淳古或以楮葉棘猴目為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陷偽體即援引與隨佐其雄辨穿穴淵微仲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舛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識遂乃倚廝利病詆嫻才碩虛橋之氣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鄂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鷺跼跼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荆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儒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

爲佛氏之學

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毫時迎潁州僧正閣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

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顛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壤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樂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  
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  
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  
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  
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  
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  
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  
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  
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  
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遼史聖宗統和元年  
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

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

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

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

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

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梁氏曰累世同居自古

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  
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  
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財亦不害為孝義  
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為善  
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為愈耳  
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挾詐相傾則惡  
之大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

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為國

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做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  
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  
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  
論也雖百世可也彼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  
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  
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  
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  
風雨甚哉又曰娣姒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  
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  
處多爭之地能無問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  
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  
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  
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化雞晨鳴以致禍  
也此即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懷性成俯張百出女誠  
雖陳澹蠹逾甚不聽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刑部以為出妻  
之事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  
所估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狎脫輻事託蒸梨或  
虐威姑或移寵惑貧富生嫌贅餘益憾不特出無所歸為  
可矜耳再適為難曲容是尙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

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嘻嘻嗃嗃賢者當反身矣  
唐元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為規  
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  
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合同  
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  
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  
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  
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  
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

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舟之逐子始說我辰哀

鄧之放臣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為制新衣盥

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

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

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

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一之徒雖已孤露

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

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

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

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

原注元帝所生母

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

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唐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

氏口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

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

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承相源乾曜右丞相

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

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甲

符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

耐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祥

壺米麪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

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衙又賜樞密使副

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致容齋

務非便奏罷會而賜福中為上相詔賜生日宴會之始致容齋

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日宴會之始致容齋

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福中為上相詔賜生日宴會之始致容齋

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日器幣起于唐以寵藩

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宰臣秦檜

為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

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  
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  
康郡王宗隱生日禮部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叔華原郡王宗愈生  
日禮部口宣賜皇叔祖晟生日禮部口宣賜皇叔祖揚王顯生  
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部口宣賜皇叔祖生  
日禮部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儀生日禮部口宣賜皇叔生  
日禮部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侯生日禮部口宣賜皇弟  
日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部口宣賜皇叔荆王頴生  
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  
郡王禮物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宣賜物口  
宣賜濟陽郡王曹僧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  
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

原注魏志司馬順原注字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

蘇則傳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

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

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  
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  
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  
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暈帝曰朱三汝本  
錫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  
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  
博為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  
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  
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  
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

礮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覲於人世時之風尙從  
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  
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  
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  
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  
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  
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  
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清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躡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

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

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

祖悉令諸籍臣名籍

原注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

鄭君獨不奉詔於是

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  
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  
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  
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  
爲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  
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

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

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卜地燒塋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

而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

不以為嫌者矣楊氏曰漢時採史亦謂郡治為本朝

舊唐書劉昫撰昫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

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千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

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

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

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

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誄

直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

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讓齊亡八周周亡八隋

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己八年猶書  
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  
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終

